

紐西蘭大選與政局動向

張和蘊

紐西蘭，這個被稱為「天府之國」(Gods' own country)、「神仙之境」(Godzone)的國家，現今正面臨着許多問題，諸如：政黨類型、國會改革、經濟管理和社會結構等，其中以經濟問題尤為緊要，實已到了需要抉擇的關鍵時刻。紐國於一九七三年以後，曾遭受兩大衝擊：其一是它的主要輸出市場——英國加入歐市，其二是石油價格的連續波動，而使它的國際收支很不平衡。紐國人民的生活水準雖未降低，但如要維持其良好的生活，或者要過更好的生活，都必須付出比以往更多的代價。同時，展望中華民國和紐西蘭這兩個出口貿易導向型的國家，如能攜手合作發展，將可兩獲其利。

一、大選結局之懸疑變化

紐西蘭於去(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八日舉行大選，這是紐國多年以來最變化不定和最混亂的一次選擇。現任總理穆爾敦(Robert D. Muldoon)所領導的國民黨，在國會多數席次銳減的情況下，仍然擊敗了羅林(Wallace E. Rowling)所領導的工黨，贏得了一場勉強的勝利；換言之，國民黨贏了，可是贏得不够漂亮，不够乾淨俐落。

此次大選結果經過數次修正之後，始得確定。紐國大選的選票，通常有正規選票(normal votes)與缺席選票(absentee votes)之分^①。在前兩次選舉時，國民黨與工黨實力相差懸殊，只要將正規選票開出之後，就算大勢已定；但這次選舉，雙方實力相當，將正規選票開出以後，還不能肯定勝負屬誰。兩黨在幾個「邊際選區」(marginal seats)中競爭得非常激烈，其中尤以北島三個選區為最，雙方獲票差距僅在一百票以下，國民黨分別以十六票與四十四票的多數獲得陶波(Taupo)及赫倫斯維(Helensville)兩個選區的議席；工黨以九十六票之多數獲得吉斯本(Gisborne)選區的議席^②。因此，這要等着把缺席選票

註① 缺席選票，通常指紐國公民在海外所投的選票而言，為數甚少。

註② Wellington, New Zealand, Nov. 29, 1981, <UPI>.

統計完竣，算出最後結果，始有定論；但缺席選票的計票工作需要十天以上，頗費時日，而使得當時的情勢更加複雜。

紐西蘭此次大選之夜，選務單位即將正規選票開出，其結果是：在九十二席的國會中，國民黨得四十六席，工黨得四十四席，社會信用黨得兩席。

照上述結果看來，國民黨在國會中僅獲得了多數，而未過半數。假定當時的結果統計正確，而又沒有其他因素的話，等到缺席選票計算完畢以後，則可能發生的情勢有二：

(一)上述席位分配不變，則國民黨與兩個反對黨將形成「平分秋色」(tie)、「並列名位」(dead-heat)的局面，而使紐西蘭出現一個多年罕見的「懸擱的」國會(a“hung”parliament)。況且，當執政的國民黨任命一位國會議長^⑧之後，國民黨將居於少數；這時要看社會信用黨的態度，因為它掌握了平衡的力量，而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如果情勢真的發展到這個地步，會不會迅即舉行另一次大選呢？那又不盡然。何以言之？因為民主國家的政黨，除非在國會任期屆滿或事屬必要時，都不敢輕言選舉，皆因大選是一件費時費財費力的事，每多一次大選，就多吃一次苦頭。撇開兩個大黨不談，社會信用黨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在現行的選舉制度下，再來一次大選對它不見得有利，弄不好可能使它僅有的兩席盡失。

以上推論，都是基於理性的考慮。果然不出所料，總理穆爾敦於大選之夜獲悉正規選票結果以後表示，國民黨將繼續執政下去。穆氏的決心，也多少受了社會信用黨魁貝泰姆(Bruce C. Betham)談話的影響，因為當時貝氏曾說，他的黨不會在財政法案或信任案上投反對政府的票^④。雖有這項承諾，但仍然有問題存在；因為在競選期間，貝泰姆曾竭力反對執政黨的「成長策略」(growth strategy)^⑤；至此，貝氏可能與羅林聯成一氣，阻撓政府的這類議案，而使得政府的重大決策窒礙難行。就穆爾敦而言，在那「懸擱的」國會之情況下，他可能有意暫緩時日，過一段時期後再舉行大選，似不會有長治久安、做完任期的想法。

(二)依前述假定，當缺席選票統計完成以後，情勢可能有另一發展。那就是，工黨在競爭最激烈的「邊際選區」中又奪得一席，而使得工黨與國民黨成四十五席比四十五席對峙的僵局。

在此僵持的局面下，已有兩席的社會信用黨身價就更高了。貝泰姆於大選後不久即揚言，在兩個大黨之中，任何一黨如果願意與他的黨組成聯合內閣，必須事先保證，將現行的多數當選制改為「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⑥。但事實上，穆爾敦或羅林都不會同意這種主張。

註③ 紐西蘭國會議長無 deliberative vote。

註④ The Times, Nov. 30, 1981, p. 5.

註⑤ Wellington, New Zealand, Nov. 30, 1981, <Reuter>.

註⑥ 社會信用黨於此次大選中會獲三十三萬九千六百餘票，約佔獲票率的廿一%。如以「比例代表制」分配議席，可獲十九席，而非兩席。Financial Times, Dec. 1, 1981, p. 3.

選舉過後兩天（十一月三十日），總理穆爾敦於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說，假如執政黨在缺席選票計完之後，又失掉一席的話，則第二次的大選將不可避免^⑦。他現在爲什麼又這樣說呢？作者認爲，政黨以獲得政權爲第一要務，在那種僵持的局面下，國民黨既不肯與社會信用黨攜手組織聯合內閣，當然也不願將機會拱手讓給工黨，那麼只有再訴之於全國人民一途，或者國民黨能够獲得人民更強的付託也未可知。

正當紐國政情混亂、衆說紛紜、缺席選票尙待統計之際，一項突來的變化，終使陰霾的情勢漸趨明朗。這項變化，是選務單位於十二月一日覆算票數時，發現在競爭激烈的吉斯本選區有計票錯誤，因有一百張原投給國民黨的票曾被錯誤地歸給工黨。現將其錯誤改正，就使已在該區宣稱當選的工黨候選人落選了。改正後的選舉結果是：在九十二席的國會中，國民黨佔四十七席，工黨佔四十三席，社會信用黨仍佔兩席^⑧。這項變化，雖只使國民黨增加一席，但相對的工黨却減少一席，遂使國民黨有了明確的多數，並使停滯的局勢爲之改觀。

當缺席選票於十二月九日全部開出之後，在前述幾個邊際選區中，票數雖略有變動，但都是國民黨佔先，使上項改正的結果不受影響，再度證實了國民黨的勝利，同時工黨黨魁羅林也正式承認失敗^⑨。隨後，工黨對競爭最激烈的陶波選區之結果表示懷疑，即向選舉法院（Electoral Court）提出訴訟，請求覆算該區的票數，這項覆算工作到十二月廿三日才完成，結果仍然證明該區爲國民黨所得，至此，大選結果終經確定^⑩。本屆國會國民黨的多數席雖較上屆減少^⑪，但它總算有了可運作的多數（a working majority）。這對國民黨而言，已經是够幸運而彌足珍貴的了。

二、選情研析

（一）兩大黨競選之主題

經濟問題，是紐西蘭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最感困擾的問題，兩大黨在過去的三次大選中均以此爲競選主題，這次大選更不例

註⑦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1, 1981, p. 5.

註⑧ "New Zealand Record Gives Muldoon Majorit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2, 1981, p. 7.

註⑨ *The Guardian*, Dec. 10, 1981, p. 7.

註⑩ *The Canberra Times*, Dec. 24, 1981, p. 7.

註⑪ 紐西蘭國會議席於此次大選之前的分配：國民黨佔五十席，工黨佔四十席，社會信用黨佔兩席。

外，雙方在競選時都如何促使經濟成長，爭取選票。

國民黨以「成長策略」爲其競選政綱的主要條文，而試圖宣揚它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經濟成就，並預言八〇年代的重大的經濟成長。

這個策略是要推行一項所謂的「重大企劃」(Think Big)，其含意是「大規模的計劃和重組結構」(Major Project and Restructuring)，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多樣化的、繁盛的未來(Aim at a diversified, prosperous future)，使即將長成的下一代都有工作的機會。

這個策略的設計，是要善用紐西蘭數量可觀的天然氣和水力發電，並利用一部分外資與外商合營，發展大規模的企業，以強化紐國經濟，使其減少對進口原油的依賴。它主要包括：一座合成汽油工廠的建立，第二座製鋁廠的設置，原有鋼廠與煉油廠的擴充，以及石油與天然氣的開採等^⑫。

工黨特別強調「就業成長」(Growth for job)，很多計劃都以此爲重心，如加強傳統產業的發展，並主張減稅及津貼等。它大致反對國民黨所提的計劃，除了擴充煉油廠之外，表示將檢討其他的項目^⑬。

(二) 大選結果之分析

1. 兩大黨雙方形象的對比。穆爾敦政府自一九七五年底當政，已做完兩任六年的任期。在這六年期間內，其政績雖無突出的成就，但在紐西蘭多數選民心目當中，仍然比前工黨政府略勝一籌。現在國民黨又三度蟬聯，自有其可以稱道之處，如厲行節儉及獎勵出口等都是。穆爾敦於去(一九八一)年年中指出：「僅就增加輸出品來說，其情況就比五年前好些」^⑭。再者，國民黨在施政方針上，常給選民有個清楚的認識。例如，它在此次競選活動中所提出的「成長策略」，是早經「重大計劃顧問小組」(the Major Project Advisory Group)籌劃而擬定的方案^⑮。它的這項「重大企劃」容或有些缺失，但所談的多有憑有據

註⑫ 籌建合成汽油工廠(synthetic petrol plant)及製鋁廠(aluminium smelter)，擬與外商合營。「紐西蘭鋼廠」(New Zealand Steel mill)將擴增原來的五倍。「馬斯登煉油廠」(the Marsden Pt oil refinery)亦將增添設備，並在「茂宜油田」(Maui field)進行石油及天然氣的開採等。The Times, Nov. 1981, p.10; New Zealand Herald, Nov. 27, 1981.

註⑬ New Zealand Herald, Nov. 27, 1981.

註⑭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7, 1981, Supplement, p. B8.

註⑮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6, 1981, p. 71.

，使得選民印象深刻。反觀工黨在競選中所提的計劃，都較國民黨為小且項目繁多，且僅談一些枝節性的問題，對若干重大的問題不能清楚的表明立場。工黨又盡量地醜化對方，將 Think Big 改說成 Sink Big 或 Sink Pig^⑮；這種為批評而批評的態度，徒增選民的反感。相形之下，誰佔上風就很明顯了。這就是選民對穆爾敦政府仍然寄予期望之主因。

2. 紐西蘭選民的基本傾向。二次大戰以後期間，紐國選民，與澳洲及若干西方國家的選民有點類似，多少有一種保守主義的傾向。他們崇尚自由，但不願一些過激的運動干擾他們的生活方式。工黨向來對工會的態度太軟，若干兇狠好鬥的工會動輒罷工，這不僅使有關企業受損，而且影響民衆生活，因此使得多數選民嘖有怨言。再者，南非橄欖球隊於去年七、八月間到紐西蘭訪問比賽時，一種反對這項訪問的羣衆示威運動，後來竟致攻擊警察和觀衆的暴亂，並且延續多日，而成爲一種法律和秩序的問題 (a law and order issue)^⑯。一直激烈反對這項訪問的工黨，自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予保守的選民一種不良的印象，以致影響他們後來投票的態度。

3. 政黨領導人的能力問題。紐西蘭此次大選，除了以上重要因素之外，政黨領導人的能力如何，亦爲選舉的決定因素。據民意測驗顯示，穆爾敦的聲音大多領先他的對手；一般說來，羅林實力較弱，而比穆氏較爲不受歡迎^⑰。穆爾敦在行爲表現上有其缺點，譬如他言語粗率而開罪了一些友人和政敵；但亦有其不可否認的長處。茲列舉三點加以論證。第一是堅守原則。穆爾敦當政以來，爲對付通貨膨脹，即嚴密地控制預算，擲節開支。因此，與其批評他固執與怪吝，倒不如說他有決心持守原則。第二是他注重實際。穆爾敦不僅內政上注重實際，在外交場合也是如此。例如，穆爾敦於去年十月國協會議時，曾抨擊「墨爾鉢宣言」(Melbourne Declaration) 是一紙充滿陳腔濫調的崇高宣言。他之所以不滿主要是嫌它華而不實，流於空洞。他表示，他原來希望會議對開發中國家的貨品遭遇保護主義的問題，能作出全面的檢討和正面的譴責，結果却與其願望相反。這項批評，並非出自真正的貧窮國家而是已開發國家的紐西蘭，實屬難能可貴^⑱。第三樂觀奮鬥。穆爾敦在這次大選的過程中，即使與反對黨處於最僵持的局面，也不氣餒。他在言談之間，總是往好處想^⑲。這種樂觀有信心的態度，使他勇於面對現實，因而帶給他成功。

三、穆爾敦政府的陣容及展望

註⑮ Time, Dec. 7, 1981, p.14; Wellington, New Zealand, Nov. 29, 1981, <AP>.

註⑯ The Bulletin, Aug. 11, 1981, p. 80.

註⑰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6, 1981, p. 69.

註⑱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

註⑲ 同註④。

穆爾敦政府的第三任內閣，已於去（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宣誓就職。有幾位資深部長已從本屆內閣退休，其中包括前外交暨外貿部長陶伯艾斯（Brian Talboys）。穆爾敦已任命前郵政總長柯佩爾（Warren Cooper）接替陶氏之遺缺，這項任命會引起各方的驚異與矚目^②。另有三位新人入閣，他們分掌觀光事業、土地及郵政等三個部門。新閣成員共計十九人，其全部名單如下：

總理兼財政部長	穆爾敦 (Robert Muldoon)
副總理兼農業部長	麥堅泰 (Duncan MacIntyre)
國務暨國防部長	湯姆森 (David Thomson)
能源部長	畢爾契 (Bill Birch)
勞工部長	波格爾 (Jim Bolger)
運輸部長	蓋爾 (George Gair)
貿易及工業部長	譚培頓 (Hugh Templeton)
外交暨外貿部長	柯佩爾 (Warren Cooper)
司法部長	麥克萊 (Jim MacLay)
工程暨發展部長	桂格利 (Derek Quigley)
社會福利部長	楊格 (Ven Young)
內政部長	海特 (David Highet)
教育部長	威靈頓 (Marvyn Wellington)
毛利（土著）事務部長	考契 (Ben Couch)
衛生部長	麥爾康 (Anthony Malcolm)
環境暨科技部長	奚瑞爾 (Ian Shearer)
觀光事業部長	陶伯特 (Rob Talbot)
土地及林業部長	艾沃滋 (Jonathon Elworthy)
郵政總長	符隆 (John Falloon)

新任外交暨外貿部長柯佩爾，現年四十八歲，在中央政界的資歷較淺，在外交界更是生手。他出身於地方仕紳，是南島渡假

^② *The Times*, Dec. 14, 1981, p. 6.

勝地昆士城 (Queensdown) 一家汽車旅館老闆，曾在當地做過三任市長。他於六年前進入國會，三年前始入閣擔任觀光事業暨地方發展部長，而於一九八〇年八月內閣局部改組時轉任郵政總長。他不像他的前任陶伯艾斯那樣有外交的歷練和技巧。不過柯佩爾是穆爾敦的忠誠支持者，在一年前倒閣風潮中他公開地支持穆爾敦。據威靈頓外交界推測，柯佩爾的任命，是穆爾敦要在外交決策上保留實權；同時讓柯氏對外貿政策有實際的接觸^②。

柯氏在其較短的部長職務生涯中，僅僅代表紐西蘭出國兩次。其中的一次是前往大溪地出席南太平洋國家會議。當時他表示，與會代表們將太多的時間花在社交活動上，而未在會議桌上努力工作。此語一出，曾引起一陣外交激動。這種干涉的態度，與穆爾敦在墨爾鉢國協會上的表現如出一轍，因穆氏曾抨擊「墨爾鉢宣言」為莊嚴的陳腔濫調。

穆爾敦已經決定，在內閣各部門有才幹的部長中，不使任何人在未來領導人的選擇上居於優越的地位。那就是說，假如柯氏對他的新職做得好，他也能成爲一個競爭者^③。

再者，就紐西蘭政局而言，如今正處於執政黨多數席遞減而反對黨勢力漸強的局面，因此未來國會的情勢尚不穩定；假如將來遇到補選，國民黨是否仍能獲得多數，亦難預料。在這種情勢之下，工黨如能做到加強內部團結，樹立它的新形象，並竭力爭取選民的支持，很有可能東山再起。

儘管穆爾敦政府對其前途充滿信心，但一般認爲，其政府的前途究竟如何，還要看它今後的施政績效，以及取信於民的程度而定了。

四、紐西蘭對外關係的取向

紐西蘭目前（穆爾敦政府）外交政策的取向有二：其一是對亞洲的興趣愈來愈濃 (a growing interest in Asia)；其二是重視貿易在外交關係中的支配力量 (the dominance of trade in foreign relations)^④。茲就這兩項取向的產生及其發展趨勢，加以探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紐西蘭的對外關係多依附英國，戰時它增強了與美國的關係，戰後它有了廣闊的新視野，不再以英國的外交政策爲馬首是瞻。其後紐國積極地（特別在前任國民黨政府時期^⑤）參加國際事務，它成爲聯合國的會員國，也成爲美

註^② "Muldoon picks surprise FM," *The Guardian*, Dec. 12, 1981, p. 6.

註^③ *Ibid.*

註^④ *Asia Yearbook 1981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p. 212.

註^⑤ 指一九四九年至五七年及一九六〇年至六二年期間。

澳紐聯防 (ANZUS) 及東南亞公約組織 (SEATO²⁶) 的成員。自美國於一九五〇年代對共黨採取圍堵政策以後，紐國與澳洲常和美國採取平行的策略，因而參加了韓戰及越戰。紐西蘭是將「可倫坡計劃」(Colombo Plan) 付諸實施的第一個國家，它曾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南亞與東南亞國家，而稱東南亞為「近北」(Near North)，對其安全非常重視。紐國參與五國聯防 (ANZAM)，以協助星馬對抗共黨顛覆。紐國也參加了「南太平洋委員會」(the South Pacific Commission) 及「南太平洋論壇」(the South Pacific Forum)，援助較小的島國，以促進該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合作。

隨着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尼克森震撼」，以及同年年底工黨柯克政府的上臺，紐西蘭的外交政策也有了重大變化，它與中共「建交」並加強了與蘇俄及東歐共黨集團的交往。紐國於一九七三年以後，又因英國加入歐市及石油危機的影響，而在經貿方面遭受嚴重的衝擊，使其外交政策又作了大幅的調整。國民黨的穆爾敦於一九七五年當政後，除宣佈增強防禦政策²⁷；以強化美澳紐聯盟的關係外，還特別強調外交與外貿密切配合。穆氏曾巧妙地說：「我們的外交政策是貿易。」(Our foreign policy is trade) 或者說：「貿易是我們的外交政策。」(Trade is our foreign policy.)²⁸ 穆爾敦政府試圖以獎勵出口與分散外銷市場的方式，促使紐西蘭經濟復甦。為此，紐西蘭加強與日本及東協國家的貿易關係；尤其是紐國與東協國家的關係，近幾年來更有顯著的增強²⁹。同時，紐國注意到世界情勢的轉移，除了權力均衡的因素之外，亞太盆地國家資源豐富，深具發展潛力，所以它對這個地區的關注與興趣就愈來愈濃了。

五、中華民國與紐西蘭合作

中華民國和紐西蘭的關係，在紐國荷里沃克政府時期 (the Holyoake Administration, 1960-72) 非常友好。當時紐西蘭在許多國際政治場合均支持我國的立場，兩國官方及民間的交往亦至密切。中紐正式關係始於清光緒三十 (一九〇三) 年在紐京威靈頓設立的領事館，民國二十四年我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民國五十年我復將總領事館升格為大使館。民國六十一 (一九七二) 年十二月廿二日紐工黨柯克政府宣佈與中共「建交」，遂使一向敦睦的中紐關係為之中斷。我為維持兩國的經貿關係，乃於

註²⁶ 東南亞公約組織已解體。

註²⁷ 請參閱拙作「澳紐兩國增強防衛政策」，[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六期，第六十二頁。

註²⁸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1980-81, EUROPA, p. 799. 並參閱註²⁹。

註²⁹ 它們關係的增強是多方面的：紐國前任外交暨外貿部長陶伯艾斯於一九七九年底會訪東協各國，尋求更多貿易的機會；紐國與澳洲於一九八〇年促使「五國防禦協定」復活，定期舉行軍事演習；紐國近幾年來常在聯合國支持東協國家對解決柬埔寨問題所持的立場。

一九七三年五月在紐國奧克蘭設立「亞東貿易中心」(East Asia Trade Center)，去(一九八一)年該中心已遷至紐京威靈頓。中紐貿易與年遞增，雙邊貿易總額已由一九七五年的二千九百餘萬美元，增為一九八一年的一億一千七百餘萬美元^註。在過去七年之間，中紐雙邊貿易總額已增加四倍，足見兩國貿易關係已有迅速的進展。

現任總理穆爾敦對我國相當瞭解，當他在野時，對前工黨政府拒絕發簽證給我國童子軍代表及游泳選手等事件，曾在國會內外予以猛烈的抨擊。紐國政府當局年來已將中紐接觸的限制略為放寬，而使兩國民間的來往已較往年為多。

紐西蘭，基本上是以畜牧業為主的農業國家；自二次大戰以後，製造業與服務業均見發達。現今的穆爾敦政府為促使工業結構升級，正全力增強大規模的重化工業，此舉實與我國十大建設相媲美。

中華民國與紐西蘭，都是出口貿易導向型的國家，在產業結構上也有一些類似之處。作者認為，中紐之間值得彼此合作與借鏡之處很多，除貿易之外，如科技和學術方面等都是。而進一步地開拓兩國實質關係，擴大交往的層面，則尚待雙方朝野人士的大力推動。

註^① 其詳細數字及分類，參閱我國經濟部國貿局歷年所作的統計。

民國七十一年元月廿四日完稿

新書介紹：「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恭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美金 五元

郵資另加：國內(郵掛)新臺幣一〇元
美金三元
國外(平郵)美金三元
航空 美金七元五角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